

# 寻找

吴十洲 著

——从百草园到且介亭

# 鲁迅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寻找鲁迅

——从百草园到且介亭

吴十洲 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鲁迅:从百草园到且介亭/吴十洲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15-0170-7

I. ①寻… II. ①吴… III. ①鲁迅(1881~193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096 号

书 名:寻找鲁迅——从百草园到且介亭

---

出 版 人:董 伟

著 者:吴十洲

责任编辑:田玉香

封面设计:幻像港设计工作室

---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83 千字

印 张:27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115-0170-7

定 价:48.00 元

## 来自对象的创造

——阎 志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人的感觉及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人化了的自然才产生出来。而人同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这一睿智的思想照亮了我们认识一切主体和对象及其关系的路程。

鲁迅，作为中国遭遇全球化不完全市场贸易及西学东渐嬗变时代的文化坐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载体；传统的东方大河文明及封建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范式，并没有随着逝去的历史而一维地逝去。作为文化本文的鲁迅，通过今天的对象化阅读和批评，他那旧世界颠覆者的形象依然矗立在历史时空的节点上，而成为今天的鲁迅。作为文化本文的鲁迅，或鲁迅的文化本文，永远只存在于对象的阅读和批评之中，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结构，鲁迅或其本文通过与其发生联系而有意义的感知去影响对象，同时对象也通过一定的感知塑造了鲁迅或其本文。鲁迅及其本文加工和创造了对象，对象也通过阅读和批评加工和创造了鲁迅及其本文，其中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在这其中只要有一方走失，双方都不能成为其本体和自身。在传播或接受过程中，双方互为副本，交换信息，才能展开自身的历程。所以，鲁迅是个历史过程，至今仍在路上。

人类认识的构成既不是外在客体的简单复制，也不是主体的内部先天预定，而



是自身主体与外部世界不断往复,交换信息和质量逐步形成的。我们对鲁迅及其本文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组织认识结构和丰富空间形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来自鲁迅,指向我们。而鲁迅及其本文,在历史和当下的阅读及批判中,也同步实现了历史和当下的鲁迅,鲁迅通过对象的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完成的开放结构,有了一个恒新的鲁迅。我们寻找鲁迅,固然有我们多元的认知诉求,或来自图形文字和血液基因之东方宿命,或来自人类全部历史的感知。但若从历史的宏大叙事出发,一切对象(大自然或文化本文)都不过是一个精神运动的场所而已。阅读或批评,对文化本文的对象化把握是一种具有很大主动性的意义重建,而杰出的文学作品则是通过提供特定的场所精神,引领人们去超越现实困惑。人们在对象本文的提示下重新关照周围的一切,而对这种提示的感悟由于不同的接受主体而各有不同。文学本文及其作家同接受者之间的不确定性距离提供了场所的空间,使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并非是绝对不变。同时阅读和批评也无不带着主体的情感、范畴与尺度介入作品,通过作品内容的点拨塑造自己的空间结构和思想路径,这正是来自对象的创造和意义。

事实上,鲁迅及其本文确实属于不同的阅读和批评主体,因而也存在不同版本的鲁迅。无论“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粉碎鲁迅神话”都在传播和接受范畴,都不失为来自对象的创造。也唯有变异和扭曲,历史讲述才跌宕起伏,主体和本文才葆有异动的的光芒。而历史的真实永远是相对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真实只能存在于现实之中,即通过我们的关照和阅读,历史才历史的存在着。鲁迅的真实也是如此,历史的鲁迅则永远存在于地平线之下。从现实出发寻找鲁迅是认识鲁迅的一般路径,也是鲁迅作为文化本文存在的积极价值。

寻找鲁迅,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中国情景主题本纪的时候绕不开他。

寻找鲁迅,就是在寻找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在寻找我们自己。也只有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去寻找,我们自身才得以确认,我们的前程才越发清晰。

寻找鲁迅,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鲁迅及其本文,而是在鲁迅及其本文的场所时空里,我们如何展开,如何飞翔得更高更远。

---

*mu lu*  
**目 录**

---

**序 / 1**

**引 言 / 1**

1 鲁迅戏称名号 / 1

**一 故乡的追忆 / 13**

2 百草园 / 19

3 三味书屋 / 22

4 S 城 / 28

5 “胡羊尾巴” / 30

6 小“雨伞” / 32

7 鲁镇 / 34

8 未庄 / 40

**二 梦幻的影像 / 43**

9 猫头鹰的认同 / 47

10 双头蛇 / 54

11 苍蝇 / 60

12 社戏的幻影 / 62

13 他的文学人物名号 / 65

14 一个受伤的世界 / 69

15 梦里的诗 / 76

### 三 负笈东瀛时 / 81

- 16 替他取个绰号 / 86
- 17 章太炎的门墙里 / 88
- 18 速斋 / 95
- 19 他眼里的日本 / 98

### 四 等待与勃发 / 105

- 20 木瓜之役 / 108
- 21 官场异类——教育部里的一个“金事” / 112
- 22 俟堂 / 116
- 23 “补树书屋”，槐树下 / 121
- 24 他眼里的老文人 / 123
- 25 把绰号送给做官的 / 133
- 26 “假洋鬼子” / 134

### 五 师友一堂 / 139

- 27 卯字号里称蔡元培 / 144
- 28 “心异兄” / 150
- 29 “国家博士” / 156
- 30 孤哀子 / 160
- 31 德莫克拉东 / 164

- 32 兄弟失和,参商到底 / 166
- 33 有不为斋主 / 174
- 34 是敌是友? 陈独秀 / 178
- 35 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 183
- 36 “一撮毛”,不免“木肤肤”之处 / 194

## 六 与无枪阶级的论战 / 199

- 37 绿林书屋 / 205
- 38 “国粹主义” / 209
- 39 骂他是丧家狗 / 213
- 40 骂他“君子之徒” / 216
- 41 寡妇与拟寡妇 / 230
- 42 “老虎总长”,一“章士钉”耳 / 234
- 43 结怨的诗人 / 243
- 44 “鸟头先生” / 247
- 45 “张起电气网”——归入另类的“孛孛阿文” / 260
- 46 “新月博士” / 267
- 47 药渣,“大观园里的刘姥姥” / 274
- 48 革命小贩 / 277
- 49 逢蒙射羿——他与高长虹的冲突 / 285
- 50 “第三种人” / 291

## 七 “小刺猬”与“小白象” / 299

- 51 害马 / 305
- 52 小鬼与嫩棣棣 / 312
- 53 “小刺猬”与“小白象” / 319
- 54 “小莲蓬” / 327
- 55 莲子——小红象 / 329
- 56 她是“月亮” / 337

## 八 “且介亭”时代 / 347

- 57 且介亭书房与三闲书屋 / 352
- 58 周扬是元帅 / 359
- 59 茅盾是“毛姑” / 367
- 60 “左联”，自己人？ / 371
- 61 “蒋光 X” / 379
- 62 “洋场少恶” / 385
- 63 “牛奶路” / 390
- 64 “才子流氓”的标签，一句“齿白唇红”——画叶灵凤 / 396
- 65 耀高丘 / 402
- 66 临终与死亡 / 411

## 后 记 / 421

# yin yan 引言

## 1 鲁迅戏称名号

鲁迅,他经常会采用某一种戏称的手法,将一些深奥的和程序化、崇高的名号,加以破坏,随之将其化解成为一个个平凡的,进而成为滑稽、荒诞的词语。他站立于荒野笑傲庙堂,以尖利的笔锋剥落伪装,瓦解偶像,使权威话语在文学园地里彻底萎弃于污泥。<sup>①</sup>他在对名号的维护方面倒是凸显了一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倒不如不进去”的逃命、破名的思维特质。由此也呈现出他荒诞和虚无的心态——一种“独战的悲哀”,又像是英雄末路的吁嗟……很多东西都忽略不计了。

“俟堂”应是鲁迅曾用过的斋号室名,或是曲折的内心读白,至少是拟书房名号所取,带着以传统的斋号室名作戏称的意味。“俟堂”,见于他的手辑《六朝造象目录》稿本,其中有“俟堂石墨”的印迹。另外,又有1924年集成的《俟堂专文杂文集》一书,这一年的9月21日,他写了《〈俟堂专文杂文集〉题记》一文。许寿裳曾记录下鲁迅的这样一段对白:

“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为什么要叫“俟堂”?许寿裳接着说:“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函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sup>②</sup>

①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二)》,《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6期。

②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8页。



这句《礼记·中庸》的话恰好阐释这位颇具“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的民众诗人的处世风范。

无谓而漫长的等待，抑或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易经》中的《需卦》记述的简直就是一场东方冥想式的梦魇。需，指的是降雨似乎可以定论，“需”或训为“濡”，综观《需卦》卦意，需，从雨，其本意当为濡湿之濡。爻辞上说求雨之后，雨并未如期而至。就像是干旱给人们造成的苦难是渐进式的，能持续多长时间，难以预测。可以说，它较之其他灾异现象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与困惑更为深重。《说文》上说：“需，遇雨不进，止。”意思是说，天上的云就悬在头顶，其间藏着有雨而就是不下来，需，就是要等待。支持这一观点的孔颖达训“需”为待，似乎也因从“需”而等待降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需”的意义才通达<sup>①</sup>。官场的等待，如同向天神祈雨，其中的神秘，无人能说得清楚。《需》的卦象显示乾为天，坎为水，天上有水就是下不来。卦辞所示似祈雨之象。“有孚，光亨，贞吉”，即心怀诚意去祈求上天，必然光大亨通，因此占卜的结果是吉祥。等待，他的方式是在俟堂中抄古碑，“俟暮夜问诸神”<sup>②</sup>，也不去做“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后来他改变了想法，书房名却保留下来。

在百年史上，鲁迅对中国文化史上的儒、道合流的精神现象体会是最为深刻的。他7岁进本宅私塾就读，12岁转入被称为绍兴全城最为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他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其中“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都源于室名斋号，文中说：“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店。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据说：三味书屋匾额之下，原有一副对联：“屋小似船”、“人淡如菊”<sup>③</sup>。由此可知“三味书屋”是怎样的一所书屋了，一幅落寞的样子。“三味”的含义见其后人的记述：“若三味取义，幼时父兄传说，读经味如稻，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但已忘其出于何书，至今查不着了。”<sup>④</sup>

①对“需”卦的理解，历来就有分歧。《十三经注疏》孔颖达训为“待”。在《经典释文》中，陆德明引《序卦》之说。训“需”为养。高亨在《周易故经今注》中训“需”为“驻止”，李镜池在《周易通义》、《周易探源》中均释为“濡”。

②蒲松龄：《口技》，《聊斋志异》卷13。

③周芾裳：《鲁迅和寿镜吾先生》，《山西教育》，1978年6月号。

④周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研究资料选辑（四）》。

他13岁那年,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身患重病,家境由此衰败。在家庭遭受其劫的过程中,少年的他开始体会到社会的虚伪与腐败。后来他论述道:“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sup>①</sup>

斗转星移,鲁迅成年以后,有了自己的书房。“速斋”或是他的自称——一个虚拟的书斋主人,那时他还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1919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有一句,云:“速斋班辈最大,并无老兄,所以遯庐当然不是‘令兄’。”<sup>②</sup>他是自1918年4月以后,开始文学创作的,当年38岁,他第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创作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因此,可以认定,这里的“速”当由“迅”引申而来。这是他借斋号所作的最初的戏称。

又,他于《华盖集·题记》,落款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所指的正是1924年5月25日,迁入的西三条胡同的居所,其三间北屋的堂屋外间向北延伸出一平顶的灰棚,这便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绿林”之称,源于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号“绿林兵”,后有“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 and 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鲁迅因之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后来有人加以演绎,说“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鲁迅将自己书斋称为“绿林书屋”,意在造旧制度的反。此说似乎牵强。其中的意义恰与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感情相合。对于旧制度的黑暗,诚然是悲观的,但在“绿林书屋”的名号中,却能悟出他对前途所寄予的“希望”。而其中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他“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个性解放主张,以及“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进矣”的思想逻辑,在此确有一番体现。旧时的那种时刻“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sup>③</sup>的禁锢和束缚文人心灵的“读书人的家教”,在这里一扫而空,荡然无存。

①《隐士》,《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以下《鲁迅全集》出处同),第6集,第224页。

②《致钱玄同》,190430,《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4页。

③《忽然想起(五)》,《鲁迅全集》第3卷,第42页。

他曾认为“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sup>①</sup>。像这样断言中国人没有“感染性”，似乎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当专制主义的文化氛围依旧羁绊着广大中国人思想之时，比较容易的是在表层上“感染”一些外国的色彩，而无法在思想深层中“感染”完整和系统的“外国思潮”，这样当然就不可能将它合理地“移植”和融化在自己的心理结构中间。他的“绿林书屋”是反对专制独裁文化的一个实例，也是一次“感染”，进而移植他国革命思潮的一个实例。

“三闲书屋”，取名空灵，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秘胜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那是鲁迅自费印书时所用出版者的名称，他解释说：“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介绍诚实的译作……”读来饶有意味。

且介亭，拟或说是鲁迅的又一书屋名号，冠以且介亭的杂文有三集，据许广平的《后记》，其中，“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可见，且介亭是这 119 篇杂文<sup>②</sup>的写作地点而无疑。“且介”一名，首用于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sup>③</sup>。“且介亭”一名之由来也是鲁迅的戏作，当时他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区域，“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即所谓“半租界”，盖为“半租界”的中国。“亭”的原意是指有顶无墙的建筑，以“亭”作斋号的人也不少，诸如：唐人司空图有“休休亭”；宋人范成大之“思鲈亭”等，可见这里鲁迅借用来说寓所中的书房，既有传统文化的意义，也有一种新创的妙用。从而折射出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这一思想在于鲁迅是一贯的，他在批判“古文化”“束缚着后来”的同时，也还认为它血脉相通，“裨助着后来”<sup>④</sup>。因此他竭力主张“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sup>⑤</sup>。鲁迅不赞成牺牲文艺的艺术性去适应大众的水平，更不同意放弃现代意识而去迎合大众陈旧的习惯心理。“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sup>⑥</sup>在中国的全部文化遗产中间，

①《致宋崇义》，200504，《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0页。

②《且介亭杂文》36篇，《且介亭杂文二集》48篇，《且介亭杂文末编》35篇。

③该文发表在1935年3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1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04页。

④《〈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339页。

⑤《〈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

⑥《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第349页。

如果澄清了专制主义的主导精神线索之后,其余许多合理和健康的因素,自然就可以尽量地“择取”,融入到崭新的文化机制中间,使它既符合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又具有自己民族的光采。“且介亭”正是这样一个名号杰作。而“且介亭”时代的他,已运用若干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基本观点,印证和升华自己毕生反对专制主义的启蒙主义主张,并达到了豁然贯通的程度,充分认识了应该从“人性的解放”,发展至“阶级意识觉醒”<sup>①</sup>。

通观鲁迅的斋号,传递了“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sup>②</sup>。刘半农说他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以托尔斯泰所代表的人道主义,以尼采为代表的个性主义,的确是鲁迅这架马车的两个轮子。他的斋号,应是一种诗人的气质与文学思维的产物,有着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同时,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双重的且深邃的一面。

见于许广平的《北行观感》,其中“鲁迅藏书一瞥”,对鲁迅的读书生活做了如下描述:

鲁迅先生研究学问的方面很广博,大致对于前辈的从书目入手的方法也并皆采纳,在他消闲的时间,就时常看见他把书目看得津津有味,我却从不爱沾手的。有时鲁迅先生也解释给我听:“这是治学之道,有人偷偷捧住《书目答问》死啃一下就向人夸耀博学的了,其实不过如此而已。”我想鲁迅先生的披览,未必志在夸耀,而是他确实是藏书无多,有时为了研究史学之类,或某种著作,只得借书目作参考之一罢了。因此他的藏书里随时遇到许多出版年代不同和地域不同的书目。包括正式供给思想的丰富的如哲学部门有德国哲学,更多的是辩证法的,以及马克思的认识论之类的一大部分书籍。

在他的自然科学部的藏书中,如有机化学、矿物学、生物学、进化论、遗传论、生理学、解剖学、性生理及卫生、西法医学、人类学中之人种学,以及动物学中之《昆虫记》等。《世界美术全集》、世界出版美术史、美学、图案画、版画等的藏书。鲁迅先生藏书中于民族学、民俗学以及风土记之流也爱浏览。

在他的社会学方面的藏书中,如有无产者文化、社会演化、社会心理、家庭、恋

①《〈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20页。

②《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9页。

爱、阶级斗争、社会运动等以及和这关连的经济学、财产进化论、工厂制、各国政治状况、马克思主义及法理学、历史哲学、近世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等书也存不少。

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钞本也有十余种,最著名的如碑录、六朝墓名目录等。其所崇爱之溥博,神魂不可蹶也。

综观鲁迅的斋号室名和丰富的藏书,其含反抗袁世凯“洪宪”的淫威,意思是说“我等待着”的“俟堂”;因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而有了“绿林书屋”的“斋号”;又借“租界”二字各一半,去称在所谓“半租界”里的书房。其间,他大声疾呼用古文化来“裨助着后来”,从而,让人们体会他所倡导的“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sup>①</sup>的人生。他年青时代就抱有一种“时时上征,时时反顾”的文化心态,确实是导致他找到了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为美妙的途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少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sup>②</sup>。鲁迅主张既要赶上先进的世界近代思潮,又要融通于自己民族深厚的血脉之中,进行广泛的选择和吸取,使民众的精神世界在丰富与深刻的基础上获得解放,完全趋于自觉的程度。他的书房名号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另一方面,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文中,论说绰号颇多。他在文末说:“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译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译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初读的这段文字还真有些感到言大了,然而翻阅他的著作,或许会认为这并非戏言。鲁迅的绰号所要表述的正是全部生命现象,性情与气质也藏于其中。

在鲁迅身上那种韩非式的“峻急”,诚如周作人所说,是一种“法家的苟刻的判断”。他的绰号中存在着启蒙者与庸众的对立关系。也就是说,鲁迅的绰号中存在着两种主体形象,一个是启蒙知识分子,另一个是被启蒙的对象——大众。直到鲁迅的小说世界关闭那一刻,大众的形象始终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他到这个时候还没

①《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②《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有找到改变大众的任何可能。与此相对应,他的绰号其实是“鲁迅脱掉的衣裳”。就像是他所作的小说的末尾,总是铺设了一条路,给那个知识分子主体以某种摆脱现有的困境和继续探索的可能。在他的思想世界,这个知识分子主体始终是以自我克服的方式运动着。卢卡奇曾指出,“主体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可以称为反讽,这个主体必须“像认识世界一样认识自己”,也就是说,反讽是这个主体的内在特征,是主体存在的特定形式。<sup>①</sup>

看得出鲁迅身上的那种创作性思维与绍兴师爷传统的继承,包括“取诨名”的手法,当然是一种善于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迅速切入本质,“简括”的提炼,敏捷而准确的判断力;以及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提挈全般”的“写意”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深刻与简明、锐利与统一,却也未必是一种严峻的人生态度<sup>②</sup>。

鲁迅自云自身具有一种庄周的“随便”之毒与实际上他对封建社会及其秩序的怀疑态度,以及“一切价值重估”的否定精神深切相关。他会说,“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民国文学在经历了多次新旧变革之后,若干绰号杰作随之诞生了。他专门论说道:“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在,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记优点或者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觊觎郭子横’,‘五经纷纶并大春’,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知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这段话说出了绰号具有公认(即非自家所起)与形象、夸张三个特征。

他还举例说,五四时代之“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后来的“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其中古之“京”的前一联,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刘半农攻击当时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用号;出于今之“海”的后一联,则是鲁迅的“杰作”。“洋场恶少”是鲁迅在《准风月谈·扑空》中称施蛰存的,原文是:“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在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了‘洋场恶少’了”;“革命小贩”是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答

①参阅丁言昭:《丁玲与鲁迅的文坛交往》,《民国春秋》1999年第5期,第39—42页。

②参阅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称杨邨人的,原文是:“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绰号人物施蛰存、杨邨人的各种活动均在上海展开,时间也在1933年底左右,发表的时间仅隔两年,故可算得上“今之‘海’”,至少作者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绰号杰作。

鲁迅的绰号之道,应当是一种文学思维的观察与表达的结合。“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sup>①</sup>启蒙主义的目的是立人。他说:“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sup>②</sup>为立人必须批判国民性,必须否定奴隶性而张扬个性。所以,是否承认大众的落后性,是否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是2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和权威话语的重要分界线。

同时,鲁迅的绰号之道,除少数非要“流传较为永久”的外,大多数则是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由几个对之“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朋友自由结合的“绰号团体”内使用,用以表示一种幽默的情调;另外,有一部分绰号则用于论战,一旦拿出去的绰号,必是有一定份量,以鲁迅自己的话说是“刻薄”一类的,譬如“资本家的乏走狗”。

在他的履历中,曾有过几个不同时期的几个不同“绰号团体”。他们在鲁迅身边,或是慷慨激昂的少年同窗,或属学粹功深的师友,虽无什么特殊的定义,却是几个直抒胸怀、善于幽默、富有灵性的朋友。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与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之间即结成有这样一种关系。他们之间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他们既是留学时的同学,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友。其绰号也多为幽默、善意,并闪烁着年青人的顽皮的光影。

随之是“五四”后至1928年左右,此时,他与章廷谦、孙伏园、许广平等年青人之间结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尤其是与章廷谦之间,更可以说是“绰号之友”。章廷谦属20世纪生人,在鲁迅面前完全是小字辈。1919年10月章由江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的8月,鲁迅兼任北京大学讲师。章廷谦虽学的是哲学系,但对写作很感兴趣,因此经常和同乡同学孙伏园一起在课余找鲁迅交谈,遂与鲁迅结成忘年之交,也使得鲁迅与其之间的书信常以绰号打趣。虽然谈论世事,却能每每妙语

①《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第6卷,第382—383页。

②《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4页。